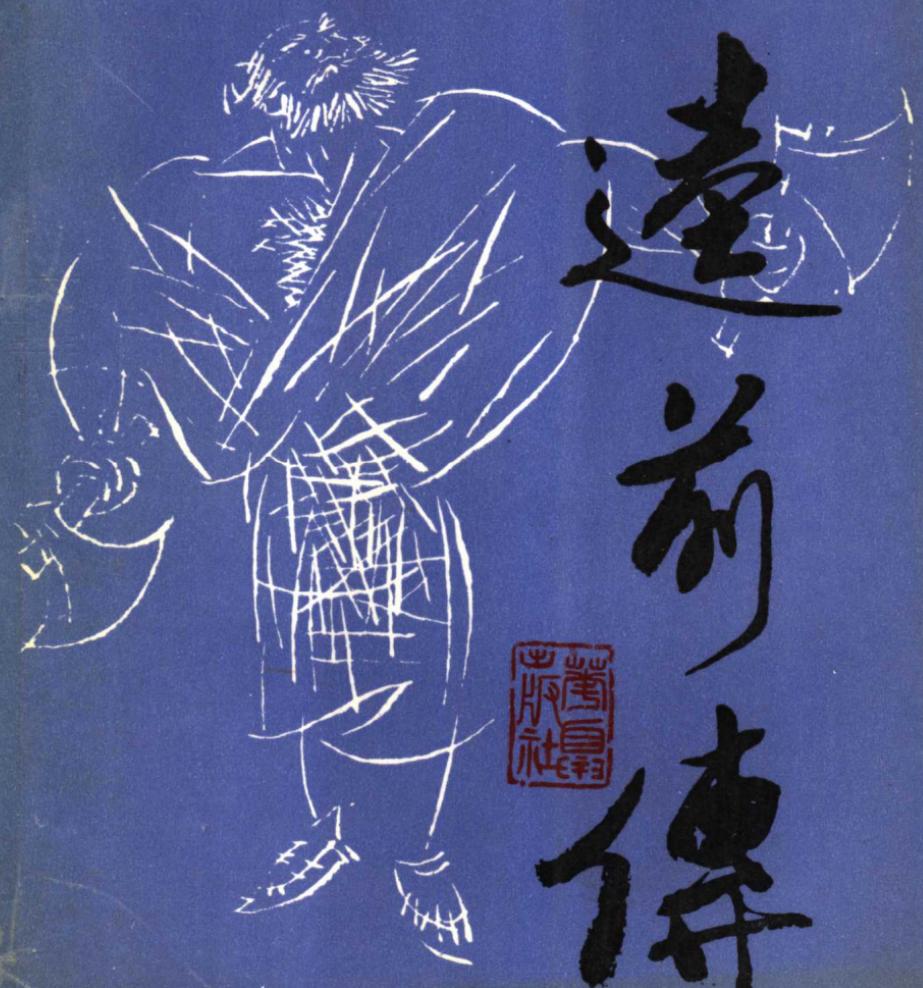


刘明远 著

李连前傳





# 李繼南傳

劉明遠著

华夏出版社·1991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李 遼 前 传

刘明远 著

\*

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19千字 插页2

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200 册

ISBN 7—80053—925—3/I·245

定价：6.65 元

## 词曰：

圣君贤相，都入竹帛史中记。名士先哲，碑铭未  
为风雨剥洗去。四时香火，寺观金泥，神佛恬然享祭。  
山高水远，无论朝更代替。

何时引车卖浆，别裁一片隽意。木精石怪，林莽  
鸣镝，市野间，每作说话提及。更有如许，慧侠风韵  
事，倾倒男女。笑我愚僻，闲补粗人传奇。

## 目 录

第一回	生虎子李方强贷款借 剖恶狼铁牛初奋威	( 1 )
第二回	卖兽皮纨绔欺贫寒 议长策学究导李方	( 11 )
第三回	驱群凶乳虎拼命 赏春景李逵遭劫	( 19 )
第四回	柳林无意救师 学馆有心遣徒	( 28 )
第五回	千里路游子生烦 张家店莽儿遇难	( 36 )
第六回	小王村养伤告状 大名县击鼓闹衙	( 45 )
第七回	证奸狡报仇未遂 造卢府谒师不遇	( 53 )
第八回	广结与重得杳遥讯 冒法师降妖遭杀身	( 60 )
第九回	李逵大闹牡丹园 庞雷逞凶朱家集	( 71 )
第十回	危遇救学艺拜师 捉又逃逐豹逢仇	( 84 )
第十一回	弄大斧方知不济事 论世情只得再拜师	( 97 )
第十二回	白日交友灭大火 黑夜斥贼斗强人	( 108 )

<b>第十三回</b>	遭诬陷缧绁说冤 寻义师野店听计	(117)
<b>第十四回</b>	遇师丧师实可悲 寻仇失仇皆成灰	(128)
<b>第十五回</b>	报深仇师徒齐出山 宴朋比奸谲俱丧命	(138)
<b>第十六回</b>	门前试斧群小敬 宴上打强众叟惊	(150)
<b>第十七回</b>	李逵街上遭鞭打 学究衙内划机谋	(160)
<b>第十八回</b>	闹酒楼临场大醉 拼矛斧当众扬眉	(169)
<b>第十九回</b>	进衙门水里捞月 赶集场火中取栗	(179)
<b>第二十回</b>	逢厄逆老叟暗出京 罹灾病弱女强卖唱	(189)
<b>第二十一回</b>	俏娘有意就夫家 丑汉无心纳妻室	(199)
<b>第二十二回</b>	索难女三家同告状 讨恶少四小共划谋	(208)
<b>第二十三回</b>	黑旋风二闹牡丹园 王学究再说沂水县	(219)
<b>第二十四回</b>	李家难处得义友 卞门幸时失仇人	(230)
<b>第二十五回</b>	听巧计穷汉得巨斧 恃奸狡富郎失宝剑	(239)
<b>第二十六回</b>	避乡祸英雄从商贾 斩强人李逵识戴宗	(249)
<b>第二十七回</b>	入黑店俊杰巧周旋 遇强梁英雄逞虎威	(262)

<b>第二十八回</b>	马龙困急拒众寇 李逵反复斗薛奇	(272)
<b>第二十九回</b>	听实报箱笼有消息 入豪门热望又化空	(282)
<b>第三十回</b>	截前道戴宗报新仇 断后径李逵雪旧恨	(293)
<b>第三十一回</b>	莘僧素道双打店 海刀岛宝单失斋	(303)
<b>第三十二回</b>	游泰岳莽汉闯祸 宿小店粗人遇贼	(312)
<b>第三十三回</b>	救淑女夜杀天街店 买棺木晨闹袁家门	(323)
<b>第三十四回</b>	负恩恶少两闹店 仗义男儿再饶敌	(333)
<b>第三十五回</b>	郭大户困监输金 洪主管坐家得职	(344)
<b>第三十六回</b>	郭家庄铁汉悯悲囚 济水渡旋风退巡兵	(355)
<b>第三十七回</b>	乔酒会乖人无险虞 假祭河莽汉险伤身	(366)
<b>第三十八回</b>	入雄州马龙投安店 游榷场李逵拦狂骥	(377)
<b>第三十九回</b>	辽客诱说忠心汉 宝马跌拖黑旋风	(386)
<b>第四十回</b>	战奸番铁枪将中计 斩骁勇黑旋风投军	(396)
<b>第四十一回</b>	哭寿筵一女出家 怒大街二士斗力	(407)
<b>第四十二回</b>	泰安州只友留客 教军场双虎争雄	(416)

第四十三回	胜提辖诗酒丽春楼 败仇徒拳脚隆兴店	(427)
第四十四回	虚周旋巧出泰州城 实恋故误入王家店	(438)
第四十五回	孝儿悲愤错哭墓 挚友悄然真雪仇	(449)
第四十六回	泼皮汉二掘麒麟墓 黑旋风三闹牡丹园	(461)

# 生虎子李方强贷借 第一回 剖恶狼铁牛初奋威

诗曰：

慷慨济人丈夫为，反堕贷借未可悲。  
昔日朋友今泾渭，孔方先生目识谁？  
徒手搏牛牛力尽，空拳折人人身摧。  
柴斧胜过啸慎箭，不教中山恶狼诡。

话说北宋神宗元丰年间，山东沂州沂水县百丈村董店东，有一人姓李名方。这人生得形体魁伟，粗知一点拳棒，情性爽直，远近急难之人，只要非淫非盗，如有所求，必然解囊相助。不幸父母早丧，亦曾在外贩盐赶马，荡身江湖，如今年已四旬开外，在家躬耕三四亩瘠薄岗田，四季勤劳，稼穡及时，倒也养得内人稚子。

这日，李方扛了锄头，欲上南岗，出门百步，正遇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面带忧虑，匆匆而来。走到近前，李方认得，唤道：“郑文，你慌慌张张，欲投何处去？”那郑文抬头一看，道：“啊唷，李大叔，俺正寻你。”李方道：“寻我可有事么？”郑文颦了双眉道：“俺家母亲病重，请医拿药，家中无钱，俺爹教我来大叔处先借三五两，日后馆金到手便还。”李方听了，踌躇片刻，道：“家中倒有数吊钱钞，只是近日要使用……”那郑文失望，怔了一怔，转过身子，怏怏欲去。未及拔步，被李方唤住道：

“治病急似救火，万不可迁延。你在此少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遂飞步至家，拿了五两零碎银钱，与了郑文。郑文感恩戴德，满心欢喜，抱揣了回去。

李方来至南岗地头，站定丁字脚步，挥举大锄，松土斩草，毋莠存良。恰是六月天气，大有铄石流金之灼烫，燕云煮海之炙热。李方锄了一歇，早已汗流浃背，衣衫尽湿，好一般稼穑艰辛，正应了唐诗所云：
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
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
李方锄得腰酸臂困，口干舌燥，正欲停下歇息一时，忽见远处急急走来一人。远看不清，近觑分明，原来是东邻赵婆。赵婆走到地头，喘着气招手喊道：“大兄弟，家中大妹子临产发作，实是怕人得紧哩，还不快回去照看！”李方一听，撇了锄头，拔步便走。及到家中，东邻西舍妇人婆娘，俱在院里，唧唧喳喳，谈论不休。又听得屋内婴儿啼呱呱，吵得一片价响亮。李方拨开众人，挤身进去。只见产婆王氏，捧着襁褓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恭喜大官人，大慈大悲菩萨又送给一位小官人。咦！我老婆子这生接收多少男孩女娃，还不曾见过小官人恁地虎壮，想必长来成龙作虎，大福大贵，大官人只等大请大受罢。”李方口中笑应，心中道：“果三姑六婆能言语”，便将襁褓接过，掀开一看，吃了一惊。只见婴儿体格健壮硕大，非寻常婴儿可比，肤如黑铁，额方目圆，啼声宏亮。李方看过，不觉又惊又喜，忙放于内人怀中，取出半吊铜钱，二升粮米，三尺红布赏了产婆。王氏捧钱物，笑眯眯地去了。

李方又回头谢了众邻里一番，大家渐渐走散。

李方买了些细软食品，滋补内人张氏。少不得沽上几斤

村酒，安排数样菜肴，杀了三只家鸡。三日那天，将后面三间草房打扫干净，款接来贺的邻舍亲友。只因李方平日为人公正，交与广稠，来者络绎不绝，自早到晚，迎送不迭，使小儿李达连打了四五次酒，都饮了个罄尽，并齐声议定至婴儿满月庆喜时，远近相约，俱来祝贺。李方只有热情应诺。

夜阑人静，皓月当空，树影泻地，轻浮如水。李方坐于院庭之中，望月吊影，郁闷不乐：家中田亩收入，纳税餬口之外，所余无几。积攒得几两钱钞，除与郑家，余下的谢人买物，早已倾囊，连所养之鸡都宰尽杀完，如何筹办席面，宴接宾朋？若要从俭了事，负了众人之意，必吃人耻笑，何况亲口应过。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。万般无奈，想到本村一个人身上。这个人姓卞名崇富，是个落第秀才，早年亦同李方贩过几回私盐，虽胸中文墨不饱，办事甚是机黠。后来随着姐夫做过几年州幕县吏，财运亨通，发迹变富，目今广有田地，盛聚钱财。只有一样，天生一副苛薄心肠，凡事不论巨细，须不吃亏，从不让人。方圆地面，皆谙其为。方正脱落之人，少与来往，乡里送号“无毛蝎虎”。李方早已与之断绝往来。今日处于这步田地，只得求借于他了。正是：

与虎谋皮岂有益，关难之处无奈何。

翌日一早，李方来到卞家门首。留意细看，但见一围高墙，粉壁蓝瓦，门宇高阔，俨然富户大家之貌。门前冷冷清清，寥无人迹。李方连扣数下兽环，大门咿呀而启，探出一人，斜戴了青丝巾帽，眯蒙着一双细眼。李方认得是管家孙伯强。因这孙伯强平日依仗势，专干些恃强凌弱之事，被人唤作“孙拍强”。李方素来最不将他入眼，相遇亦少理会，今日只有强堆笑脸。李方道：“烦主管引我见卞官人则个。”孙拍强见了李方，

心中亦大不乐，但因李方在地方上颇有名声，又与家主有故，一早到来，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不敢为难，便冷冷道：“大官人正在上房客厅坐地，随我来便了。”说罢大模大样前头走了。

来至客厅门外，李方住步。孙拍强进去。少顷，只听一声喊，卞崇富打内出来。李方一看，只见卞崇富头戴逍遥软巾，身着生绡宽衫，手捏一把苏州雕骨描金扇，神态悠然。

李方唱个喏。卞崇富堆下一脸暖笑，道：“真个‘春风过门前，送得故人来’。李兄弟光临敝舍，真为稀客，愚兄幸甚！”便将李方让进客厅，分宾主坐定，叫声：“献茶！”孙拍强不敢怠慢，忙恭恭敬敬端一盏龙井清茶，拿上一把精致蒲扇。李方微微一笑。卞崇富满面春风，叙起旧情，十分亲热。李方有事在心，哪有闲情逸趣，应了几句，便懒答对。卞崇富见不是路，便道：“李兄弟近年蒙王相公变法之恩，一向田亩殷实，清闲自在，今日光顾愚兄，不知有何见教。”李方欠身道：“不瞒大官人说，近日拙内又生了一男。”未及说完，卞崇富拈须呵呵笑道：“贤弟有福，贵子新添，门庭祚旺，岂不可贺。”李方道：“无奈家中窘困。”卞崇富忙应声道：“岂不闻‘寒门生贵子，白屋出公卿。’日后双子登科，富贵莫言。可怜为兄已过知天命之年，膝下仅有一个不肖小儿。”说罢连连叹息。

李方见卞崇富扯远避近，道：“我怎有许多奢望，今日前来，想于大官人处借些钱钞使用。”卞崇富眼珠一转，拈髯复叹一声，道：“外人不辨里黑，各自有各自难处。这几年不比在任时节，如今单凭田亩一顷，更加上方田均税法强行，害得我等有产之家好苦，早弄得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了，况近时又添造了几间房屋，实是窘急，许多难处，孙管家俱晓。”孙拍强忙接口道：“谁说不是，去年大官人盖房建舍，连近处匠工都不敢使

用，雇了一伙远方之人，平时削减了饭菜，临完裁了他等一个不符大宅星向的名誉，少给了百十两银子。”话未说完，卞崇富脸色陡变，厉声喝道：“住你狗嘴驴牙，你那时出外催租，吃人打坏，养病在家，如何晓得，便胡说乱道。”孙拍强自知失口，伸了舌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我心不听用时，听拙内吐出的浑话。其实大官人还多送了那伙数十两路资哩。”道罢，哈腰退下。

卞崇富又推下笑脸道：“既是兄弟开了尊口，卞某便是明日喝西北风，也当尽加相助，不知可需多少。”李方道：“不敢多扰，二十两足用。”卞崇富入内，好多一时，捧了两锭十的白银，递与李方。李方接过，谢了声扰，走出客厅。卞崇富送着，临别时道：“满月贺日，愚兄一定与人前去相贺。”李方称谢，匆匆而去。

满月之日，果然远近宾朋毕至。卞崇富也带了十数个庄客家仆，一早到来。众人入席，欢呼喧闹，觥筹交错，饮至掌灯时分，才尽欢散去。李方所借银钱，一文不剩。

李妇人见小儿黑壮如犊，便依了平日最喜的自家黑牯，取个乳名，唤作铁牛。正是：

乳名应自父母出，顺口喊来在当时。

如若铁牛是绰号，李母怎好频呼之。

弹指十年光阴已过，铁牛已满十岁，长得熊体彪形、虎头燕额、目如双环、睛似朗星。李方见他有这等体魄，闲时也指教他一点拳脚招数。这铁牛每日里同村童玩耍，尤喜搏力追逐，又性情悍躁，时常殴打村童，弄出事端，惹得上门怨告者络绎不绝。李方虽予责教，终是小孩性情，小孩骨肉，不忍太重，亦多无用处，自此再也不敢教他拳脚，心中倒添了一块病症。李方无可奈何，便教他每日牵了自家那头牯牛去野外

放牧。铁牛倒也乐意，遂与几个村童一起，或远或近，山坡放草，河溪饮水。不上三两个月，将一条老口齿的牯牛放得肥胖强健起来。放牧之时，铁牛欲和牧童角力逐斗，众牧童畏他力大手狠，不敢应对，避开了去。别个村童吹笛弄管，嬉笑玩耍；他便自家伸拳舒腿，练习平日招路，性起时，捉了牯牛双角，与之较力。初时屡为牯牛抵翻拨倒，渐渐气力增加，倒有制伏牯牛之势。

一日，铁牛与牧童在南岭放牧，遇到岭下刘家的孩子牵了一条牯牛来放，那头牯牛与李家的身形毛色一般无二。众牧童见了，齐声道：“好一对铁牯，让它斗上一斗，分个高下，方才好看。”铁牛好胜心强，那刘家孩子也不示弱，恰好此时二牛尚饿，牧童便去采了一束鲜嫩青草，放在二牛中间。二牛争食鲜嫩，鼻息呼呼，四目圆瞪，两边牧童擦拨怂呼。但见：

四个圆眼怒睁，光发如寒电，两双钢角相触，声响似撼泰山。腹鼓风囊，只为头上用力；盘蹄入地，要使雄体稳安；一条劲尾夹档，是促奋勇向前。天生皮厚力大，可惜爪齿钝短，不能称雄山林，致使拉车耕田。尚有一段用处，不绝传于人间：李老君升于九霄，黄飞虎反出五关。若言此事有似说闲，应信尾火头刀，溃军千里，收城七十，神威助田单。今日舍身相斗，不异说时好看。

二牛相抵相撞，左盘右旋，斗了半晌，李家牯牛虽是形体相匹，终是口岁大了，身子不灵便，力气不加，撒个机，回头败下。刘家那牛斗得性起，不肯罢休，哞地一声大叫，追将过去。刘家孩子及其同伴拍着手喊叫助威。看看便要追上。铁牛看着，心中焦躁、愤怒，大喝一声：“不要欺俺太甚！”一纵身蹿上

前去，伸手抓住李家那牛双角，猛一用力，早将那牯牛的头扭转半圈。那牯牛的脖子吃扭，痛疼酸困，用力不得。铁牛喝声：“给我退下！”用力推将过去，那牯牛果然一步步后退不迭。众牧童一齐拍手叫好：“铁牛胜了！再用些力气，将它放倒！”铁牛听了，力气倍增，只顾直推过去。不想退至小崖边，铁牛猛一着力，叫声：“下去！”只听轰隆一声响，那牯牛倒坐下浅崖下去了。铁牛看着在崖下挣扎的牯牛，咧着嘴笑道：“今日叫你吃铁牛一跌。”众牧童齐声叫嚷：“好铁牛，好一跌。”

刘家孩子跑下去牵自家牯牛，只见那牯牛瞪眼喘气，前蹄乱刨，只是站立不起。原来这牯牛坐折了腰脊。大凡牛折了腰脊，是再也救不得的。刘家孩子一见，哭着跑回家去。铁牛看见，心中亦怕，忙牵了牛回家。众牧童也各自急忙走散。

刘家坏了牯牛，李家自然赔偿。李方将自家牯牛牵与刘家，又搭了些米谷，方才罢了。李方心中气闷，亦无可奈何。李妇人哭了半天，又烧了数柱香。次日，恰好有个人称破《易经》的先生到门首，李妇人便问课打卦，为儿子推命算运。那先生问生辰，推八字，扣名字，而后言道：“各处都无妨碍。这次灾损只与名字相关，骨肉怎敌铜铁，故刘家之牛必伤无疑，此名如不改更，不唯克人之畜，恐自家之畜也遭其克。”铁牛在旁听着，心中不忿，骂道：“俺便只唤作铁牛，将你家牛马叫死方才痛快。”李方夫妇斥退了儿子，送走了先生。自此以后，铁牛之名，外面喊得愈响。

牯牛去后，又无钱买，李方看儿子闲着，怕他惹事生非，便给他一柄柴斧，一根麻绳，随人上山打柴。铁牛年龄虽小，力气不弱于成人，每日亦不少砍。一年之后，手脚益壮。砍柴歇

息时，独自将斧头随意舞动，日日不断，虽无甚门户，若到兴起意浓关紧处，倒也上下翻飞，呼呼生风。又生就练出一双健腿铁脚，登山越沟，如履平地，人人皆称奇。

转眼又是万木凋落，衰草连天。一日，铁牛与众人正在山上砍柴，忽闻有人哭叫。众人住手顾望，只见对面坡上有一角髻童子，赶了五六只羊放牧。一只白额大灰狼，从山石棘丛中蹿出，猛扑过去，一口吞住一只花羝羊，拖了便走。牧童怎敢追赶，跺着脚哭叫。众人隔涧大呼，恶狼睬也不睬，只管走路。铁牛忍耐不住，大吼一声，飞身跃过一丈来宽的山涧，朝恶狼赶将过去，须臾，已至身后。那恶狼肚饿心贪，听得有人赶来，亦觉心慌，放了口中之物，欲将遁去，回头一看是一个孩童，便掉转身子，浑身长毛扑棱棱一抖，弓腰甩尾，眼放凶光，张开血口，龇着利齿，一声长嗥，平地跃起，朝铁牛扑来。这边众人大惊失色，齐喊乱叫。牧童双手捂眼，不敢复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牛见恶狼扑来，将身子略略一蹲，举斧迎着就劈，只听“噗”地一声，砍个正着，偌大的斧头全进了狼肚。那恶狼一声惨嗥，扑倒在地。铁牛顺势猛一抽斧，又是“嘶啦”一声响，早已腹剖血流。那恶狼无力爬起，只在枯草地上翻滚挣扎。铁牛心中兀自盛气，赶上去猛踏一脚，“哗啦”一声，肝肠涌出，摊了一堆，那恶狼登时气绝。铁牛掷了斧头，拍着血手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快活，快活！从哪里再走出一只来给俺砍砍。”正是：

平时伐枯斫朽手，今日斗胆逐恶兽。

初出之犊尚奔狼，壮成怎不杀四虎？

众人看见，惊得伸舌眨眼，无不赞其胆大手狠。铁牛拔了斧头，顾不得肮脏，扛了死狼回去。

回到家里，李方外出未归。张氏见儿子满身血污，先是惊